共二十

跋 辭

銘 碑

婚書

上梁文

祝文

祭文

宋子大全

續十八

跋

竹牖具君詩稿跋 戊申四月

紫陽夫子有竹牖之詠蓋言人心雖蔽於物欲而本明之體未嘗亡故終有開之之理也大學士澤堂李公嘗取之以名具君之座觀此則不問可知其為人也君諱瑩字瑩然綾城人居在湖南之高山以行義稱於鄉里光海時有隣邑不逞之徒移書傍近以應廢母之論君入縣學焚之仁祖反正始入仕然未嘗有進取意故低徊下僚而終焉君自少喜為詩譚

人人不過數行故其跋若病其草草然宋賢以柳公權書不完者為尤佳盖以少為貴者自古語也然非少之為貴貴者自少也故歐公嘗把玩古書以為銷日之樂而曰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然則公子不惟得作書之妙亦妙於觀書之法也按宋太宗鏤前賢真蹟名以官帖以賜二府太祖則只欲以錢文遮措大眼孔然則此一事太宗反復勝耶其官帖後為廿五帖今公子所刻其數偶同亦奇矣安知日後亦不為官帖也則 聖上必以須爱錢人以養廉恥也然 聖上方將以岐陽蒐鼓之銘策礪群臣宋帝何

足顔歟崇禎庚戌二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韓山郡故屛跋 庚戌七月

韓山官廨有屛風歲久黯暗殘弊今郡守李侯埈子三愛其筆法之妙不忍棄也因而繕治爲新未知自今以往又幾年而復至於黯暗殘弊則復如子三者繕治如今日也否終至於毁破而無有也否物理淹速之數雖有不可知者而子三愛技藝不寔故之心則非今世之所及孰謂子三爲病狂人也又其所書本郡之宗記而皆本於輿地之編者也所記特詳於稼亭牧隱及其子孫之世吁盛矣哉宗他族之所無

也然以輿地之成在於中庙及燕山朝故其後承膺之賢皆不與焉如土亭公之奇偉鳴谷公之忠厚怡愉公之仁善皆所當闡揚矣國家如有增輯輿地之舉幸子三詳録而申之其有補於世道當不止於咒用之繕治而已也於是乎予三真不為病狂人矣時崇禎上章閹茂七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忠州七十稧跋　庚戌八月

趙生義耘自幼問字於余一日以其所居中原之七十稧覩約一卷示余請為序曰此吾鄉諸長老之意也余受而卒業曰美矣休矣香山洛邑之盛事復見

於今矣然卷中鄭金二三公文字其享宗該貫思致
秀雅此足以鋪張光輝矣何待於余言哉只願一造
隨觀之後瞻望皓鬚偉衣之儀而犬馬之齒今適六
十四矣以其慊於伙無誉司馬公而不敢也倘天假
以六年之數而猥蒙諸長老以同道之義不靳末席
之着膝則當是時諸長老背益鮐而面益耇矣於是
乎不害復進而為八十稧以至於九十而百年焉則
我
主上殿下當有以禮問之之舉矣余雖不武當
操觚弄墨以頌太平之萬一也姑書此俾添於卷末
云
崇禎上章閹茂仲秋日恩津宋時烈書

海東異蹟跋

庚戌八月

洪君萬宗以無所用心爲不可搜羅古今仙道諸說萃爲成書愚以爲無所用心固不可而用之於不當用亦未爲可也朱先生嘗譏范醇夫將聖賢言抄節一番自謂事了夫抄節聖賢言猶未爲是當况此僻書志恠之所言耶明道先生所謂窮造化之權者是戒其反常違理非勉人修行也朱先生註參同契者特以其文字之簡古而已而其感興詩所斥仙術者嚴矣洪君乃援二先生爲說豈或未嘗深究耶然嘗記先生自歎以爲老矣不復見恢復中原而又言屈

原有長年度世之志盖不堪時人之妄作欲見其終如何出場先生亦豈自有此如此意思故不惟叅同之註而有龍猪肉牛刀割鷄之喻又有劉安鷄犬之顛耶洪君亦以此意思而為此事則亦可謂感矣而東溟之不為呵止而奬成者亦以此意思也耶余亦以此意思而亦不為一言以戒之則有難與俗人言者矣抑嘗見古人論異書曰曷如其無烏悪乎有此言於此書殊甚着題故曰洪君之請略加隱括而敀之且托洪君問於東溟以果如吾言否也幸東溟勿以濠上説見報如何　崇禎上章閹茂八月日

題文純公筆蹟後　辛亥正月

偶囙李君聖彌得見此帖於懐川之茅舍其温厚安和之意藹然見於筆墨畦徑之外古人德性豈獨於言行事業而見之哉帖中又多晦菴夫子山中諸作時余迫於飢寒暫辭山栖而方切病鶴之思益有所感於心而識之云　崇禎紀元之重光大淵獻孟春之日恩津辱人不敢名

重刻繹山碑跋　壬子

諸家論繹碑者異同難齊豈於書體亦無正法眼藏而然歟然以歐公之淳厚亦於此而有真僞之說只

此一小事而論議之參差如此然歐公以㫖繫亦爲僭僞之書則其不失於此碑之評何保也延之悉附諸說於碑左盖欲參伍錯綜以俟後世其意可謂公矣愚獨有所疑於斯者南軒嘗以筆札論荊公而晦翁以爲切中其病曰曰書札細事於人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今此碑其端直精剄略不彷彿於其人何也是未可知也然曹操書乃爲晦翁所學則豈不以書與人不盡相符也歟噫物久而自有相得者物之理也故愚每謂操之隱慝彰敗於温公者雖甚於赤壁之戰然其曲藝小物見知於晦翁則其所得寔有

大於劉氏之九鼎矣今秦斯此碑因延之而將為好古君子之珎玩則其多於得祖龍而並天下遠矣延之以為如何時　崇禎玄黓困敦臯月日思津宋時烈書

書清寒子筆跋後

癸丑正月

右清寒子筆蹟盧蘇齋先生得於五臺山寺壁及居僧所藏者也清寒子自題其詩于小紙即投水者其流去遠近其傳至于今日者即非清寒子當日之心然其出于清寒者自不可不傳也盧先生玄孫思齋思賢甫來示余於洛陽山中不勝敬玩至於手撫紙

毛而飲之抑其結搆喙勒絕無一點塵意晦翁所謂筆札與德性相關者益可以驗之矣時崇禎癸丑正月日

書宋道源次飲去來辭後　癸丑三月

宗人宋道源為示所和飲去來其辭致之高古道源亦自知其不能與之上下矣惟日乾夕惕之句是淵明道不到者而又淵明之所不屑者只五斗米也其視道源之玉堂天曹則還可爭優劣於其間耶抑使淵明生乎道源之後則其將撫孤松而和此辭耶殆難與俗人言也　崇禎昭陽赤奮若暮春華陽洞主

人書

朴和叔文會書院記文後跋　癸丑九月

今觀和叔所記文會書院語一用晦菴先生遺訓讀之怳然身在白鹿洞裏望嵸巃聽汩淲而仰瞻海濶天高之氣象細承蚕絲牛毛之緒言也院中諸君子其必朝夕諷誦而服膺也至其所書享宗則皆得於故老之言雖無策書之證而尙可徵也時　崇禎紀元之昭陽赤奮若季秋日恩津宋時烈跋

書呂成伯素軸後

故尙書呂公得一素軸於燕市其質滑膩淨瑩其粧

飾亦妙尚書公以與其長孫必世成伯成伯嘗以請書訓辭于同春宋公同春手摩目擊玩賞無斁謂成伯曰將俟暇日也同春既沒其孫炳文等泣而還之曰祖父終未果也今年月日成伯來語以故仍以所請於同春者見請余不覺愴滂且謝曰世或有稱尊於無佛之處僕則非其人也且使蘭亭繭紙流傳至今則以俟右軍之復生可也成伯曰雖然勿外也遂幸幸而副之

懶齋集跋　甲寅四月

蔡侯之沈曾宰務安縣重刊其先祖懶齋公遺稿並

附其誌文年譜論其世者將無遺憾矣其論救丙子
刑書諸人及直斥汪士洪孫兒此豈餘人之所可能
哉此集之行有裨於世教者多矣又記韓文公以女
嫁名人識人之美若陰崖李先生豈但名人而已也
但使陰崖還欲卻衣而凍死是可恨耳蔡侯當初欲
并梓拙齋休巖二公稿寔懶齋子與孫而於族旁親
也故其編首題以仁川世稿而侯遽罷故未果能焉
則其所題啟虛矣猶且存而不削者以俟他日當卒
成其初志也休巖以家有柳勣之故被其傾陷然其
所樹立則曰此而益彰此可為利疚戚惕者之鑑也

其拙齋之不棄侯意以為我只寓親親之意而其所唯黃付之餘人而已我何與焉云爾後之人以楚辭中反騷觀之斯可矣懶齋文見遺者余偶得於人家故之蔡侯而俾附於卷末云　崇禎紀元四十七年甲寅四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書忠孝堂扁額後

甲寅四月

振衣閔公以忠孝二字遺訓於後承其孫縣監公諱光赫嘗作堂而取之以為扁同春宋公以健筆題其壁今其胤進士泰重要余記其事蓋自振衣公至今四世而其樂善好義之風不衰如一日豈非孝思之

所泊也世之以土田臧獲橫目經營以爲子孫計而任其如禽獸者其視振衣公其得失何如也恨不得以此遍題於人家之墻壁也時　崇禎甲寅四月日

恩津宋時烈書

石峯筆跋　甲寅四月

石峯筆法家有之今則世稍遠又屢經兵火則漸不如其始之多也今羅顯道出示其曾王考輔德公所藏而曰此吾先考牧使公遭亂而行以輔德公之所寶也常背負而得全者也云噫其葆守之至此者亦豈非愛敬之一端也今至顯道凡四世而無少流鈌

固將並與其所以葆守者而傳於後承也無疑也

崇禎甲寅孟夏日

書柳兵使寄延陽詩後　甲寅六月

萬曆庚戌延陽府院君李公時白少時同晉陽君柳公孝傑讀書于香山之佛智菴時晉陽之考諱珩為平安兵使寄此詩于李公所謂敦詩即李公表德而所謂士温即兵使公表德也後六十四年　崇禎癸丑柳生㗅然以兵使公之孫西遊至山裏則二陽公題名尚在菴壁而其考翊衛公名亦留其上盖先後事也悅仰今古為之愴然適其從弟斐然令公為本

路兵使遂托令并揭此詩于壁間以備山中之一故
事噫二陽公忠勲事業震耀今古而兵使公智略風
采亦為後人之公誦後之来游者想亦拭目而改觀
也柳生又言佛智之上有退溪李先生所寫菴額而
仍並自序云是亦此山之光榮也玆以並記之甲寅
六月日

書柳統制使墓碑後 柳公名珩 乙卯二月

統制使柳公嘗以盡忠報國四字涅於背上使遇秦
檜之亦不免莫須有三字矣公以一代名將其所籌
畫曰敵制勝之奇故其所謂禦倭必以海船禦胡必

以山城者悉驗于壬辰丁丑兩亂使公而生于今日必有折衝之勝筭公墓碑月沙李文忠公所撰而右毅䟦見遂公孫爗然退請表出故記于寫本之末乙卯二月日

跋呂希天赴北幕時送行序後

右呂評事希天赴北時李幼能金元會送行序也倏忽十年之間幼能已作千古人元會放廢已久而新得邪僻之目矣其視希天去國時爻象又懸絕矣未知此後事變當如何也噫幼能以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天地消滅之期尚遠而渠乃未半百而

先逝又極言地之廣以為二億二萬二千三百里而吾輩今無寄足之地九原可作當與之大笑曰子之言可謂瓠落而無當而又欲注田間語元會曰子毋庸戒希天以歌舞娛樂也此正新貴得意者之享也

乙卯五月

書杞溪俞氏家狀後

故生員朴好賢配俞氏郡守泳之女判書絳之孫也早寡又無舅姑歸依其父母遭壬辰倭變其母鄭氏老病不能轉動俞氏相守不忍去猝遇賊遂與其母氏並命其長子亦死於兵噫俞氏孝烈之行如此而尚無旌異之典惜哉昔朱奉使弁拘虜中時訪得被

擄人全節者姓名歸以傳於當世者數輩而仍載朱子大全書況事在國內而終於泯滅也耶抑有待於後日耶偶閱朴氏家狀有感而書時　崇禎旃蒙單閼五月日恩津宋時烈

書李擇之所求筆蹟後　丙辰三月

迂齋相公鸞鵠之姿也特以同門之故不遺此麏麚之質余亦不以衡茅喬木相嫌来往麗澤不後於他人也今其丘木已拱而其胤子澤之猥以先友見處事契不替而愈隆每見其書問益有元賓之感也今以溪藤要余筆蹟豈將為入地後顏面耶略染以還

之

崇禎丙辰暮春德殷老夫書

書李玉山與郭彥暐唱酬絶句後　丙辰

李承旨百宗錄示其曾王考玉山詩稿曰願有跋也適郭鳴漢子遠來自懷德見其中有與其曾大父酬唱一絶追惟古昔如奉謦欬靈龜拱璧不願易也盖玉山之伯氏即郭丈諱聖民之妹婿故栗谷先生與玉山並有連袂之好而郭丈之從游終始不替矣子遠仍請錄取以歸遂書一通以贈之詩之作在　萬曆戊子後八十九年恩津宋時烈題

壬癸行朝日錄跋　丙辰

右壬癸行朝日録抄者完山李擇之為史官時録取於當時銀臺日記者也噫當時之事尚忍言哉然其涉於史官者不敢載焉故只記其 車駕所駐及月日而已間有數行事宗而其中一二事頗加顚末豈亦有微意耶噫 宣祖事大之誠衆星無非拱北萬水必於注東不須言也惟軍民一族之弊胥吏走弄之患自當時已然而至今尤為痼疾執政者倘有以究其本而救其末則其或為起膏肓之一助而其所謂本云者又豈求於正己御下誠心愛民之外哉苟或能是則不獨此數者可去而已也其末端所書陪

從諸臣其數甚少而表著者如錦溪君朴公東亮亦不在焉未知其故也嘗見錦溪日記甚詳或與此錄合為一冊則可為完書而慮其所記多有美惡恐其子孫忌諱而不肯出也

書李美叔所作張春及端川烈婦二傳後 丙辰十一月

觀此二傳其有補於世教者大矣亦可見仁人之用心也惟張傳以得聞於醫官者為可少者豈不聞史遷傳荊軻徵於夏無且耶丙辰十一月日

申夫人畫障跋 丙辰十一月

此圖出於李承宣東溟百宗家謂其高王母遺蹟也

然世代久遠真贋不可詳耳百宗誉不忍其蠹食塵昏更加粧繕而葆藏之夫周家赤刀天球豈先王之手制者惟能守之為孝也其題詩蘇退休世讓亦其先譜之渭陽云丙辰十一月日

書高汝根所蔵同春筆蹟後

丁巳正月

高生汝根嘗請真蹟於同春同春既書四大字又書貧當壁間語只就上一句而止未知其何意也今汝根要余踵成之其墨色如昨而同春已不可見矣為之隕涕也又念同春每於此語下必連書陽氣發處二句今亦仍效其舊規盖不敢忘其深意也丁巳元

月日

書朴思庵年譜後

李侯選擇之裒稡諸家記述爲思庵先生年譜所謂直叙其事而是非見者也余據朱門記譜規樣頗加修潤而歸之獨其癸未三司中一人是余王考之再從兄也於此仍其舊文不敢加損其一字盖如愼齋先生於金判書鎧不欲雌黃以存親親之意也擇之其諒之

松江續稿跋

丁巳五月

右松江續稿李擇之得於掌踊爛簡叅以聞見所及

而繕寫成帙者也其中峒隱公二書極與原稿相閑
其附見之意非偶然也盖峒隱擇之之從曽祖而當
時與牛溪先生及公為莫逆交故其說如此矣昔史
遷徵藥醫以傳荊軻今此稿之可徵於李公者奚止
藥醫之為信而已也其戲俞相一絶余之得於故篋
也其享類俳而亦不棄者盖亦閑情賦之例云丁巳
五月日

題全義李氏緑水亭帖　丁巳九月

清江老偃蹇清逸之趣觀察公継志述事之孝觀此
帖者可以得師矣然以許國報恩之義皆不得辺身

斯亭以是益知　宣考二朝之聖也觀察公之胤伯
祥季祥蒨蔵勿失而又將發揮享賓又可見李氏之
世有人矣可尚也已

跋金童子墓誌後　　　　丁巳十月

金童子昌烈旣亡四年而其父退憂公追作壙銘而
悲之余誦退之語曰願勿永傷以慰孝心又誦退之
語曰死而不朽孰謂其夭今童子未生而其曾王考
清陰先生預有肇錫今載之於老先生年譜中先生
之譜將與天壤俱弊則童子之名亦將與之無窮矣
嗚呼孰謂其夭也余以退之先後語兩慰存亡旣而

又誦退之語而坐而歎息曰嗚呼哀哉是亦難忘云
爾丁巳十月日

五倫事實跋 戊午

右五倫事實故容齋李相公所自纂述而其後承善溥李泉淂於故篋就加粧繕而復俊以繪事以示予孫宗族者也噫天叙五典而人有五性以其性惇其典此自然之理也然自有天地以来生出許多人而其有以能此者蓋鮮其故何也教之不能盡其方而知之不能明其理也此相公所以叙其事以指陳其實迹而咏於詩以歆動其性情者也於是乎亦可以

知公矣其子孫其不有克肖者乎乃有東岳澤堂二
公步武相隨大鳴國家之盛而李泉之祖考牧使公
又以孝行褒贈益驗公教思之無窮也余於是竊有
感焉公之所存旣如此則大本立矣其行於身而見
於事者宜無所憾焉而顧乃以愼妃之論見疑於己
卯諸賢何也然其基本深厚故雖一手誤着而全局
不敗前乎昏亂之朝屢危於虺蛇之吻而終不悔後
乎安老之禍得與鄭文翼公同謫遐荒卒以柩歸夫
旣猶炭之所不容則其芳潔之未沫可知也今李泉
之伯氏又與文翼公之後人同其趣向而又同其擯

斥亦一奇事而季泉能杜門求志與時背馳人將曰
其來有自矣今又闡揚先訓志事之昭著如此蓋將
以固有之性而盡乎天叙之典矣然則流益光而其
源益可知也蓋聞愼妃之論雖發於公然實無稔禍
之心而其終始力主至有何不殺冲訥之説而卒之
上誤其父流毒士林者實有其人公之遇其人蓋不
幸也或者謂今其所不知者踵其遺蠋螋螫復著而
公則子孫多賢豈天將以是而彰其當日之心也歟
是知子孫之孝於祖先者不在於榮其身而只在乎
善其行而已若季泉兄弟眞可謂得其道矣　崇禎

著雍敦牂月日恩津宋時烈依朱子大全慶元戊午

跋王信臣行實例書于蓬山之寓舍

書山陰人回昏宴錄後

近世所謂回昏宴者余讀書不多未知古有之否惟其喜懼之心則可見其一端也嶺表諸賢鋪張姜宴之意亦可見也獨愧夫未敎雅孫敢犯汰哉之誚肆其陳冗夫豈獨渠之罪哉惟其念毋之不見則可哀也已見者恕之如何

題平陽朴先生所寫千字文後

平陽朴先生世稱以醉琴久矣嘗聞滄江趙涑丈以

為先生嘗為其女壻宗室永豊君寫與千字文則永豊自著其醉琴印章見之者曰誤稱於先生云矣趙犬慱識該通聞見甚精其言信而可徵也論者曰病其名失其實然先生之名失其實者有大焉昔世祖大王既施以族滅之誅而又加以萬世忠臣之名先生所得例如此此何足恠况以先生手蹟之所在而曰以稱先生者亦可見後學尊尚之誠矣先生同志固多而其最賢者咸先生也今咸先生彌甥趙世煥幾望將改刊其千字故曰著其說於後云後學宋時烈䟦

書文谷家藏唐音跋後

己未三月

惟此書失得顛末文谷之跋詳矣蓋惟君子之道其大極於無外其細入於無内老先生所樹立既可以充塞兩儀則庶乎其無外而又其精誠無微不格惟此一細事乃獲神佑冥助以彰孝思之一端斯又可不謂之入於無内乎然涓滴能成河海塵埃終為丘山君子之行不能由細而積累則吾未見其能大也世有慕虛遠忽細微而卒於無成者可以鑑矣時崇禎屠維協洽大之下澣恩津宋時烈書

金眞卿仲固所藏先賢畫像帖跋

清風金真卿兄弟裒粹先賢畫像作為一帖朝夕觀
玩以致肅敬之心昔伊川先生不喜觀畫而朱先生
則却喜之既為六先生畫像賛又謹於横渠冠服又
自為大小二像而嘗至石塘橋拜濂溪真像則極致
其景慕虔誠之意至欲以太極妙旨質之於神聽遂
有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之句未知真卿之於諸
賢亦如此否不然而徒徵其長短豊纖於毫末之餘
則徒為玩物喪志之歸矣噫可傳者像而寔有不可
傳者欲知其不可傳者捨其書何以哉願真卿兄弟
專心一意以求於方册之間可也

書鄭善叔日錄後

記事記言自史官事然而史官或任己私或才短文拙不善於纂錄故古今天下鮮有信史此野史之所以作也河東鄭君慶欽善叔為日錄起自　崇禎甲寅七月之初五日以訖于戊午九月初八日古語曰春秋曰亂而作善叔之託始豈亦有聞乎此耶惜乎善叔沒于戊午十月不得卒其事耳然嘗記曩世有野史之禁東晉孫氏家幾為桓溫所滅善叔子孫幸秘藏而勿出也百年論定之後秉史筆者庶或有徵於斯文也

題韓子劉騎驢圖後

韓君子劉少喜騎驢將為游放山水許余勉以賣驢為食杜門看書今子劉又得騎驢畫六幅而甚愛之歐陽子所謂物常聚於所好者信然矣茲六幅幅為一事總皆有清曠之趣筆格亦各臻妙未知評畫者以為如何也余謂斯六事者清曠則清曠矣苐非吾儒者家法也近者谷雲居士金延之依放朱先生所與輩仲至商量者作陳荀相會圖仍著諸先生議論於其後以寓勸懲又依廬山卧龍菴遺亭畫漢忠武侯像置之堂中其有補於世教也大矣延之曰能讀

先生書於其間顧予劉一策長耳就而見之仍盡讀其所讀書而歸則凡前日之所好者皆無以入於其心矣未知予劉其果以為然乎年月日華陽病叟書

南氏所藏聖賢遺像跋

右聖賢遺像廿一帖宜寧南君鶴鳴之所傳本也夫此本轉相摹印不知其摸易幾手則難保其不爽於真而其氣像之髣髴者則猶可即此而想像矣雖然可傳者像而自有不可傳者存南君其知之乎其朝夕對越於此又孰若讀其書而求其不可傳者耶南君其勉之哉

七先生遺像跋

右七先生遺像南君鶴鳴自云得之於文敬公金先生家夫文敬公之學得於文元公老先生老先生之學得於文成公李先生而李先生之學實出於七先生其源流之端的如此則其所葆藏而欽慕者亦非他本之可比也南君之必從而求之者其意亦非偶然者矣然朱先生額上猶闕却星文則有不敢知者矣恐當依婺源家廟所留六十一歲時所寫者追補於此可矣

東賢畫像跋

圃隱 冶隱 梅月堂

東方畫像之可傳者非一而今南君之所摸止於三
賢者豈亦衰世之意也耶噫古今人臣之貪生負國
懷利忘義者滔滔有觀於此帖則亦不以騂顏而泚
顙也有補於世教也大矣余嘗至鄭先生嗣孫纘先
家拜展其影簇則面有黑痣稍大而此則無之在所
當補也程夫子云一髭髮不相似則便是別人况此
特達之異表耶嗚呼鄭吉兩先生則 國朝之崇報
極矣惟東峯則待之以外道世人但高其迹而悲其
志頃年坡平尹湙商擧丈寧鴻山作祠以妥其眞而
曰吳太伯斷髮文身而古今人乃有崇奉之祠至於

狄梁公亦不敢毁也其言可謂攧撲不破矣曰記古禪之詩有云三佛儀形總不真其言亦有味也

列聖親筆跋

右 仁祖顯廟及今 上殿下親筆而草莽臣南鶴鳴之所褙藏也然獨少於 孝宗大王何歟頃者張監察善冲以其所蒙書札十餘度見示稽首奉玩不覺涕泗之交頤也

孤山梅鶴亭題詠卷後跋

右孤山梅鶴亭題詠一卷者李承宣百宗之所編也孤山百宗曾王考玉山公之遺業而玉山栗谷先生

之季弟也其卷中有退陶大谷以上諸詩山之有亭
蓋久矣而其因人而勝則自玉山不可誣矣嘗聞公
妙於聲律先生燕申之日每使公彈琴咏歌響如金
石先生亟稱其善及先生易簀後公始居于此想像
當日清坐斯亭按調度曲清音襲絃丹頂弄影以助
其幽靜之趣矣甚恨生也後不得一進亭前偶坐而
竊於也百宗收輯是卷將使繼而作者益富以有以
稱引餘徽於同僚亦不見其堂搆之一端矣自此孫
山之名將并埒於西湖矣然和靖之賢豈公之倫也
而亦未聞子孫能如百宗者也亦惟曰玉山公之使

人豔慕亦豈非栗谷先生之道德也

橘屋詩稿跋

庚申九月

詩不如其人自古有是語然未有如橘屋尹公之尤為着題也重峯趙先生早師栗谷牛溪二先生具道德學問宗有淵源不幸為群小所仇嫉其終之所成就遂能扶三綱正九法則可謂不世出之大賢也方群小仇嫉之時與之立談者皆被收司之律故平日知舊至或改頭換面有過其門而掉臂者獨公誠心服事始終如一遂至於坎軻以沒而不悔蓋趙先生之賢益大而公之義益著矣雖使公之詩浸淫李杜

凌掩蘇黃然視其人則亦豈不歆然而遜其長哉耶
然知其然者蓋鮮矣惟文正公金先生知之深故塤
箎迭唱金石交奏蓋於公遺編可考而知也今元輔
文谷相公承述摹契弁文編端發揮引重無復餘憾
蓋公之爲人上因趙先生而著中際金文正而重終
得文谷公而垂於不朽語曰不見其山但見其木其
信矣乎然則公之可稱者其將在其詩乎抑將在其
人乎噫斯豈易與俗人言哉時　崇禎紀元之上章
涒灘九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三清帖跋

庚申抄月

此帖顛末殊有洄洑之理寓於其間者燕起公之序文可見矣然似若以火迹之及不及為優劣於筆與畫之妙者然昔晦翁先生以吳道子為畫聖然其所作天龍仙聖亦不免為焦頭爛額之客則先生仍發一笑今石陽公子豈反優於吳畫而然耶今此畫也文也筆也皆足以妙天下而又未若其事之奇也然若非無何公之求之勤而好之篤則亦何能復完於斷爛亡滅之餘哉然則無何公之有此其視蘇氏之菩薩抑又奇而更後矣公捐舘後九年其孫重箕九以以示余於漢師城西之寓舍俯仰今昔為之愴滂

而題其末帖有面籤同春宋兄筆云時　崇禎上章
涒灘抄月日華陽病叟書

題牛溪峒隱往復帖後

庚申十二月

右牛溪文簡公與峒隱李先生往復書札也二先生風流篤厚亦可見其一端也清陰金文正公嘗稱先生曰恬澹清高又曰先生今之郭林宗文簡公則曰此老真賢者觀鳳一羽知五彩之成章者真非虛語也先生從孫迂齋相公暨蒙教育今相公之胤留務遂得此五度而粧繢以藏之其意勤矣留務亦文元公老先生之外曾孫也嘗傳述其推許先生語曰此

可貴之人也其来歴尤真実先生遺跡在永平其章甫将以服享於思庵朴先生祠云時 崇禎上章涒灘臨之下澣恩津宋時烈書于漢師之西郊

書海原君畫帖後

海原三帖曰黄江權致道得見於懐徳之橋谷曰歎我本朝金枝玉葉其於文藝無不各臻其妙也帖中又有操存正心語此宗儒家真訣又令人三復服膺也

題洪九以所蔵海東儒先帖

辛酉二月

崇禎重光作噩之仲春巳谷老叟觀於東郭之興德洞因語洪九以曰君可謂愛之深也然愛其書不如

愛其人愛其人不如愛其道九以以為如何且有一説晦翁嘗題于法書曰今人不如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自強矣頗與諸友每以此自警于心云

朗善君所寫二屏跋

辛酉二月

余嘗遊朴淵怒瀑中瀉潭深不測凛然可畏潭心有翠石擧頭與駭浪相爭其頂有刻朗善二字意非凌波騎鶴者不能也即攷華陽上巴谷則人迹不到處有刻亦如朴淵也余意公子有清真出塵之趣如楓嶽香山等處如是者想亦殆遍而恨余未之盡見也今見其所寫二屏則真得晋人之體法矣其造詣之

淺深必有知者知之矣昔晦翁先生嘗言王逸少欲遊天台鴈蕩而終不果然則好書者未必好遊也今朗善過逸少遠矣夫輿馬聲色是公子王孫之常事今朗善入則明窓靜几從事於筆研間出則蕭洒行裝常在於泉聲山色中正是寒林雪竹在紈扇上也惜乎其筆妙如此而其所處異於士大夫不為人所稱終無所用只見於高崖絕壁之間也又安知不有河間之學東平之善以明我　聖上麟騶之德而人不能知也耶朗善名俁字碩卿　宣廟大王之諸孫也辛酉五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書李楷遺事後　辛酉六月

李君之亡倏焉四十二年矣每念之未嘗不酸㦤也今見此錄怳然舊日顏面也更為之愴涕而歸之其仲氏某某於此用意如此其平日友愛之篤可知也時重光作噩季夏日泠泉舊主人書

書宋君尚儉所受同春筆蹟後

子慎之墓草已屢宿矣每思之不勝悲㦤昔與子慎讀朱子大全至會心處輒相與諷咏不已今書其五七言各一首續貽春兄筆以貽其從兄尚儉而為之隕涕云華陽翁書

書統制使忠武李公忠烈祠碑後 辛酉立秋

宣祖大王上憑 皇威下仗公義其中興偉績振耀今古晋元宋高不足稱也公沒 上命文忠李公建立廟守李公仍作牲繫文文成在 萬曆甲寅今統使閔侯暹始刻文於石螭首龜趺具矣夫自甲寅至今甲子一周而又七年矣其間更幾統使而乃今辛具事雖其遲速有數而尚非侯慕義無窮烏能及此殊可尚也竊惟晋元宋高不能用祖豫州岳武穆遂爲千古恨我 聖祖則能用公卒使之卓然有成公於是抑不可謂不遇矣然若不有文忠公具孰能封

揚揮發如此哉閨侯亦可謂張其軍矣時 崇禎重光作噩立秋日宋時烈識

書安夫人畫帖後 辛酉七月

右綵女帖故監司姜公裕後母夫人安氏之筆妙也竊伏聞夫人貞靜婉順穎悟絕倫內則女訓歷代史記無不通曉其繪畫乃其餘事也然不學而能幾乎橐天之工而亦不欲人之見之故雖子弟罕有見焉夫人沒後監司公偶得此帖手自褙粧欲以示余要題一言以遺後泳未果而下世今公諸子以此見語余脤習於監司公舊矣追惟事契不忍辭也竊伏惟

念人物山川例入畫譜者多而今此帖止於女事則其不游庭不言外之意亦可見矣女戒不明幽靚之風益衰誰能以此義警悟乎閨門侯夫人所作獨傳聞鴈詩而亦只說覊妾空房事伊川家法之正蓋亦有自云爾時 崇禎重光作噩孟秋日恩津宋時烈敬跋

題郭智叔所受同春手筆屏書後 辛酉八月

同春丘木已拱矣今見郭智叔所得手筆為之愴涥而題其下且以勉智叔蓋其所書皆古格言故也重光作噩仲秋日巴溪翁

書牛溪祭晉陽姜公文後

壬戌七月

右牛溪先生祭晉陽姜公諱晉揮字子舒之文姜公以英才間氣早沒於兵荒之餘觀先生慟惜之意則雖不見其人者千載之下亦可以想見矣盖公之考贈承旨諱宗敬先生友壻也臨沒托公兄弟於先生而弟晉昇又早亡其孤德後又教育於先生之胤滄浪公諱文濬此於先生之門雖為小事而兩家分義則可知也已公之孫錫圭爲賫以祭文真本見示心畫森嚴墨色淋漓宛然如隔前晨可謂稀世之至寶姜氏孫藏當如曲阜之履也然此本宗出於先生散

秩中今年自　朝家致祭先生時禹寶始得於先生曾孫熈胄處豈先生遺人行酹也使之勿焚而収藏之要以示公之子孫耶今去丙申八十七年而其幸會如此又可以見兩家之子孫也時　崇禎橫艾閹茂孟秋日後學恩津宋時烈跋

跋姜禹寶家藏慕齋牛溪兩先生詩文帖 壬戌九月

晦翁感興詩曰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又梅溪舘數詩則直使人惶恐慚赧汗流浹背雖使潛庵復起亦必羞愧欲死矣今慕齋先生兩詩之意其出於此乎至於牛溪先生訓語則無一字一句不自晦翁書

中出来觀此有不惕然而警省者乎其中勤謹二字宗晦翁遣子從學時戒帖之大旨也衽席云云又所謂謹獨而古人丁寧反復至切至密之訓也學者又當佩服戰兢不可須臾而敢忽者也遂濯手再拜而書于下方以歸于姜禹寶盖此詩若文皆其先世所得於两先生者也時　崇禎橫艾閹茂九月日

書晦翁招隱反招隱詩後贈李樂甫　壬戌十二月

李樂甫與其泊同甫来訪於驪江之上極論今日出處之義因請余為寫晦翁先生招隱反招隱未知樂甫昆仲之意在招乎在反乎願歸以問諸玄石老兄

也既寫而相對一笑云時　崇禎橫艾閹茂季冬廿五日華陽洞主書

仁興君墨蹟跋

右王子仁興君墨蹟也而其胤朗原君偘所刻也余得觀於驪江之寓舍蓋不為法縛而猶不失　列聖摸楷令人奉玩至於紙毛而不能捨也中間有奉和孝廟詩近體一首此是　孝廟赴瀋館時也辭語悽苦意象悲惋吟咏數四不覺流血交頤也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三之日宋時烈敬書

癸亥正月

翠微堂遺址事蹟跋

癸亥三月

我　太祖大王定鼎漢陽賜諸功臣第宅龜亭南公諱在受之于明哲坊其正寢面西公又搆别堂于其南名以翠微蓋在終南松檜之間也可謂鍾鼎身而山林氣者也且其所占區域頗濶而觀宇之制甚儉其聞公子荊之風者耶宜其善始令終垂裕於無窮也壬辰倭變盡入灰燼破瓦殘礎埋沒荒凉豈亦消息盈虛之數耶西有澤堂李公舊第而今為御營廳則都隷之時公之遺址拾為砲丸矢簇之的而又為馳馬試劒之場矣此後又安知不仍為御營之所有耶故公十一世孫磐為是之懼遂記其始末而仍略

譜其後承以為徵後之地而請余識其末盖以余忝在公之彌甥也余不敢辭而跋其尾如此　崇禎昭陽大淵獻季春日恩津宋時烈識

識高城瀑布同游　癸亥四月

余與尹仲綱諸人絶險度危尋到九龍淵最下層想像晦翁卧龍之遊宗平生快事也時　崇禎癸亥孟夏日也華陽翁書時同遊者帶方尹體元豊壤趙士直上黨韓大年杞溪俞弼卿也

書忠正堂扁額後　甲子三月

忠正堂首末谿谷文忠公序而銘之事該而義明矣

或謂叅判公遺教四德具矣而今只揭其半無乃偏
歟胡不分作兩扁如橫渠學堂耶余曰曾史氏悉書
四時而名其書者只錯舉其二晦翁先生則又有自
四而兩自兩而一之訓一猶可以該四者況二乎今
叅判公曾孫正字集仲嘗請余寫其扁余慕仰叅判
公舊矣忘其拙而不辭仍附斯語於其後云 崇禎
閼逢困敦三月日

東國名筆跋 甲子三月

金生去千載筆跡見今朝其餘皆氣力已久尚風飄
此鄭君平所題洪季和帖者也今曹君美伯季和甥

怪也亦體古好奇多得古人名筆而亦以金生為首何其絶代寶玩專聚於一家耶豈歐公所謂物常聚於所好者耶況羨伯之曾王考夏寧公早時松雪三昧見稱於一時羨伯之好此尤異於餘人也宜矣只恨君平不可作並不得發揮於斯也　崇禎閼逢困敦清和日華陽病叟書于懷川之橋谷

韓君彥家訓後跋

甲子四月

書契以來載籍博矣修齊治平之道聖人言之已無闕遺然而後之君子猶有家訓童蒙訓壼範等書以教其子孫盖觀法近則取則易古先儒以為周公戒

成王必稱文王者王之親也豈其然乎清州韓氏居本州方井里者甚衆皆以孝謹稱其最尊者名士英字君彥著為訓辭以章其子姪及諸孫凡人家善之可以為法惡之可以為戒者雖微細猥屑無不備錄其意可謂勤矣此不獨韓氏之龜鑑凡有父母兄弟宗族者皆可以取考而受益焉君彥與余游好不淺甚嘉其意略識於其書之左方云 崇禎閼逢困敦孟夏日恩津宋時烈書

書金昌立詩卷後 甲子五月

晦翁先生嘗不滿於受之屢形於知舊書牘中亦病

其所作文字首尾一意無曲折盖亦遠其子之意也逮其亡也則不勝其悲曰不如無生又題其詩卷以爲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不忍復觀也嗚呼父子天性也哭其死無間於才不才况其才者耶觀於晦翁之所爲則其遠之其慟之無不各當其則矣况所謂情之所鍾正在吾輩者耶嗚呼仁義之行父不哭子三古以後一何戾耶周道衰天地之運氣已不如堯舜之世先生嘗曰天既培養孔子故顔子不壽况於一國一家之偏則又可知已文正公既專得許多元氣而文谷兄弟之盛又如此其間間有夭札亦其理宜

然矣余聞文谷相公哭李子昌立久而愈甚始以為過矣及見所示其遺稿然後益知其哭之宜慟也其得年只十八則其稿所錄皆已前所作也使其卒有所究則何可量也嗚呼其可惜也已其可惜也已

崇禎甲子五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書掌苑署扁額後　甲子五月

晦翁功德疏云等西方之無量今願貴署進獻萬歲蟠桃　聖上分賜諸臣諸臣懷而遺於其親共登龜蓮之壽域豈不休哉時　崇禎閼逢困敦始之下澣擊壤老夫書此以塞掌苑别檢李重卿之恳云

題永山金氏族系後　甲子八月

永山金秊崖所不知人多在報恩縣適聞大雅諸公經綸之暇梳洗國内譜牒相與語曰吾濟後生僅記淂祭祀所及而遠者不能詳也盍就而扣質爲諸公嘉其意録示其源委余曰諸公使人知來處立忠義以尊國朝庭之勢此盖出於程張二夫子之言矣亦襄世之意所感者深矣雖然竊有所疑爲爾先之得姓果備于神武王則神武之後尚有幾王高麗有三十四王統幾百年而其間爾先之系只七世壽命雖云不齊不應國系如是之促而私家如是之疏是必

中間容有漏失者爾等須更進而諗爲余亦故贅成諱宗敬之彌甥不敢不拳拳也應曰諾余退而私識之以竢爲　崇禎閼逢困敦觀之上澣恩津宋時烈書

璿源譜略跋　甲子

昔有靈芝無本醴泉無源之說程朱二夫子以爲非是自古名家大族莫不有譜牒以明其所自來又因以統治其族屬故張子亦曰朝庭大有所益夫士大夫猶然況於帝王之家乎以故雅頌所稱皆明著其本源其意深遠矣　本朝典章視舊備矣然秘府所

藏非人人所可取考故其公用文書或用潛邸舊諱
夫潛邸舊諱雖程子之臨文勿諱者然至於後聖承
用則有所未安矣曩者朝廷或有所不審於斯雖非
大段而未得為盡善矣今 宣廟親孫朗原君偘奉
考璿源寶系並取公私文字參伍錯綜訛者正之羨
者刪之牴牾者通意之梳洗整頓井井不亂然後編
為一冊繕寫進御 上嘉之命加其資於是朝家典
故亦因以有所更定其有功於國家大矣噫魯是周
公所封孔聖所生之國而又周禮所在則文獻可徵
而其史尚有所疑故聖人筆削之際乃有傳疑之例

況玆海隅雖稱東魯而其間載籍豈足為不刊之書乎或文與事異年與迹乖失其本真者多矣其小事則猶沒緊要至如干係宗祊而或不免疑惑則其所關豈小也哉今此譜略發凡起例極致謹嚴無以周詳遂蒙 睿奬俾廣其傳又命詞垣陳述其事而又使策士於科塲其聖人之範圍可見矣豈不曰堯之平章宗本於親九族乎噫我朝 列聖源流之遠宗比商周之玄王聖稷而我 殿下深仁厚澤允協天心兼且有任姒之聖而元良之慶久未副臣民之望豈將愈遲而愈昌耶拜誦文王本支百世之頌而竊

不勝華封之祝云　崇禎紀元後甲子致仕臣恳津

宋時烈謹䟦

題正字宋公遺稿後

乙丑仲春

右正字宋公之作而其玄孫基来示於懐德之橋谷愚謂先儒論中庸宗旨之陳曰示能守也夫祖先所遺守而勿失何有大小貴賤之間哉正字公可謂有後矣篇中有河西先生挽詩此足以使之不朽矣

崇禎旃蒙赤奮若仲春日

書感興詩後贈金述之

乙丑二月

石室齋舍伏聽老先生喜誦晦翁感興詩今述之徧

愛晦翁詩要我寫數篇感而副之　崇禎旃蒙赤奮若大壯之小過巳谷

跋柳注書成運所蔵退翁手蹟帖　乙丑七月

柳注書集仲承　命而来袖示此帖於檣谷之齋舍今去退翁之沒一百十有餘年矣其翰墨之散落於世者漸不如前今集仲之葆蔵如此之多豈歐公所謂物常聚於所好者非耶惟朱夫子所言德性相關者幸集仲之審之也時　崇禎旃蒙赤奮若之上澣後學恩津宋時烈書

仙源清陰兩先生書帖跋　乙丑七月

此帖曰柳注書集仲奉玩十四不忍去手盖二先生
筆蹟見之不爲不奮亦不爲不多而愈見而愈令人
起敬雖使唐陵真永和與玉梚出来不與易也然化
翁多猜至寶難專未知集仲将何以葆守耶慎勿延
神龍窟宅此豈止山谷澗邊之濤耶　崇禎旃蒙赤
奮若孟之下澣崑津宋時烈跋

硯匣跋　　乙丑九月

同春嘗以泥金揮洒硯匣黑漆上光潤輝煌非紙面
之可比也其諸孫炳夏等恐其久而漫漶将刻鏤以
傳於後盖亦孝思之一端也然可傳者盡而不可傳

者神也然則必有能卞之者矣　崇禎紀元旃蒙赤
奮若剝之下澣宗人宋時烈跋

金石叢跋

六一公網羅金石文字以爲集古錄千卷以宗天下
金勝後世莫能及焉今谷雲居士金迹之所得一百
八十餘視六一公殆十之二焉不可謂不多矣惜乎
不使迹之生乎中國博觀而盡取之也何渠不若六
一公哉部先生卜居嵩洛而自多者有以也夫迹之
方將搜撫未已然檀箕文字終不可得不獨生此偏
邦睕生天地間尤可慨也

跋退溪李先生真蹟

三山太守李侯碩寬　来訪於山中以退溪先生遺墨一紙示之見謂嘗宰禮安時得之於惺惺堂琴氏子孫歸時幸免觀江之厄訖兹幾　年愛玩如一日遂粧以為簇常揭諸座右矣曰説所聞於琴氏子孫者先生嘗至堂前打墨于溪石上取崖葛漬墨揮洒數紙矣時先生微醺謂主人曰適来遇興也今明府將棄我去矣謹以此奉送矣曰指溪石相語云余謂琴氏世世襲藏而不失其慕賢尚德之心可謂至矣而以此所不忍捨者奉之侯則侯之見愛於其人又

可知也且侯之玉雪之操炯然其歸槖如洗猶恐一芥之相膩而獨於此此珍愛如此則其亦為傳家之寶而不壞也無疑也余撫覽數日不勝高山景行之思亦模取一通留之巖齋而曰誦晦菴夫子語歎之曰筆札細事而於人德性相關如此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云者真可以自警而自勉也又曰奉問于侯曰不以示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有不可曉者此又夫子語也未知其將有一言以解疑於愚陋者否

題李文景公稷戒子孫詩後

丙寅孟夏

余曰金姪淂洙兄旁淂見星山李氏所藏先戒一通真所謂言近而旨遠守約而施愽者歟李氏世守而不失文景真可謂有子孫矣余早從師門淂聞為己之訓而性質浮且駁常騖於虗遠而不察切己之宗病又有忽略細微之習每有孤負此翁之歎今閱此帖益為之汗發沾衣也金姪要余手寫于空白余辭謝累年而其請益勤遂率率而勉副為惟衰病腕弱胡草不端亦犯張思叔之戒矣須勿以示人可也時崇禎柔兆攝提格孟夏日華陽病夫書

書申氏先世事實後

丙寅九月

卷中所記至性卓節足以警俗而傳世而其後承文
筆亦出尋常其筆之所記又多嘉言至論此可以千
古不泯矣以東坡健筆而猶欲借重於歸去辭以傳
世則今茲康節晦翁遺訓豈歸去辭比哉惜乎十不
七八而所傳者只此耳霆竹君之十代孫應泰要余
序其卷首佛頭鋪糞有所不敢故略識于卷末如此
示柔兆攝提格九月日

跋洪萬熙所集古今名筆帖

卷內苐五帖有朱邵二先生詩昔晦翁於右軍帖猶
且但稱其文則今洪君之不徒墨妙之取可知也苟

湯明此二詩則其於造化之妙行止之義殆庶幾焉
獨其以二詩並係邵先生非自庵之誤則必粧排時
所誤盍改而正之鄭東溟以手筆托其詩文於卷末
合浦之濱眞添一明珠矣東溟嘗自誇筆勝於詩然
詩生於不足豈六一文章獨誇政事之意耶洪君幸
以吾言就而問之東溟必莞爾而笑也時　崇禎

孟夏華陽老夫爲洪君李和書

乙丑甲禊跋　丁卯二月

古今天下禊事無如宋之耆英會今觀上黨諸人座
目首末二君其年齡皆不應限而强使與焉正與溫

公年未七十而與會者相似其事甚奇故書于紙末云　崇禎強圉單閼大壯日德殷宋時烈書

跋李同甫遊山錄　丁丑仲春

愚每讀晦翁匡廬詩有豈知朱墨暇乃適山水顛之句常恨世人爲吏山水間鞅掌米鹽間孤負清游也去年余入華陽洞同甫來自常山縣共校朱子書劄疑仍與閔士昂權致道洎余孫疇錫忽起探勝之興飄然理扙而去余不量老脚之不健相隨而往至空林以病徑歸而諸友與疇遂往俗離臨流濯塵登高騁目而歸余以爲余與同甫諸人生乎朱子後不能

窺一斑於陳編獨此探勝一事乃能彷彿於當時而匡廬謝此旟隼逮之詠左符於同甫之脫俗此益可奇也今觀同甫所為序倏爲轉頭之頃歲月飄忽一期將周矣撫玩遺迹感嘅繼之矣獨惜乎當日常山諸子十許人類皆英妙溫雅蔚有武城之餘風矣而奈何變起黌舍章甫慘怛可勝痛哉雖然諸子能秉義忘利捐棄紙筆皆不赴場屋而洒然不悔此足見同甫之濡化也　崇禎強圉單閼仲春南澗老夫書

跋李同甫所記晦錫夢游説　丁卯仲春

觀同甫所記夢游説此心飄然已在雪嶽懸瀑之間

也丁卯仲春日南澗老夫書

書朱子感興詩後贈李同甫　　丁卯

右爲同甫書于羲農洞南澗賴書感興詩同甫意也昔文忠公先生遠宗朱氏說以禦陸學之華使同甫其後孫而溯源也　崇禎丁卯月日德殷宋時烈

書金得汶六根後　　丁卯初秋

觀此六根若使人人秉心皆如此何憂乎世道之不升也至於末端一語可見來歷之有自也時　崇禎丁卯初秋南澗書

聞說淮南路胡塵滿眼黃捐軀慙國士嘗膽念君

王却賊非干櫓伸威在紀綱丹心危欲折佇立但
彷徨

右晦菴先生詩爲籌司郎金淂汶書于懷德橋
瑩之松下

宋臣有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天下事可
爲至哉言乎須以此語公誦于籌司階下也

濠梁遺稿䟦　丁卯

申君弼之孫日華舜夫裒稡公詩文若干首并取奠
文墓誌爲一冊公之始末槩擧之矣市南愈公最與
爲知己以余所見古所謂大道委蛇者公近之故於

詩文亦不切切也公嘗築室於懐德宋村與同春宋公日夕相對又移卜於其南興農里悠然見山皆是溪潭之上而喜觀游魚故號爲濠梁而童土尹公嘗大書其篇云時　崇禎強圉單閼孟之下澣南澗老叟書

書同春所寫竹牖詩後　　丁卯八月

右竹牖詩同春筆也噫二公今皆不可見矣語云愛其人愛其屋上烏矧此出於肩聳指夫之餘乎竹牖之胤致無樂全來示於羲農之洞余三復感歎而書之　崇禎強圉單閼觀之初吉南澗病叟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書帖跋

具生㢋請此八字是其王考竹牖公恒言願爲書之謹爲副焉

書柳生東振狀文後

戊辰正月

公之至行不問中禮與否足以警乎朝死夕忘之偷俗矣市南俞公有小簡以發揮之此亦足以不朽矣其孫億托余以誌表余老病垂死久謝筆研之役聊以此書于狀末而歸之戊辰正月日德殷宋時烈書

書菊隱詩屛後

戊辰

李菊隱詩什散逸於寇亂今其玄孫世甲元卿見聞

収拾只得此六首而其中二絶即其所與牛溪者故曰知與牛溪契誼深厚此尤奇矣記曰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况其寶唾之出於口者乎宜元卿之不忍捐諸蠹笥必欲揭之屏簇而瞻敬焉猶愧夫余之拙筆徒涴其瓊詞玉韻也歲著雍執徐南澗老夫書

書永柔縣武侯祠碑後

戊辰三月

碑面所刻乃西河李公文也公沒後縣令李侯秀僑以墨本来示曰不可無陰記且吾新揭武侯像於廟中使人瞻拜而起敬盍爲余略記其事乎余曰西河之作文健而義精誠無間然然不可無晦翁詩遂書

以寄俾追刻焉　崇禎著雍執徐清明日德殷宋時
烈記

空山龍卧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
落我来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
今昨英姿儼繪事凛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
奉明酌公来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拖膝一長吟神
交付冥漠有宋淳熙八年辛丑閏三月二十九日晦翁先生作

書晦翁所錄叔父習靜公事實後

書狀官赴京失實時弘立降虜金將軍戰死虜有朝
夕渡江之意朝廷屯兵龍灣置將領之而置評事以

佐之人皆死避是職時叔父觸忤𡛟黨𡨚甚故不免
差遣燕搜銀御史故有東縛譯官之事

自菴書帖跋　戊辰

先生始終帖之顯晦月汀尹公序文該矣不可以復
贅矣惟趙簿為人不知其何許而先生曾孫楗子開
以貨得之於流丐一婦女其婦女即趙簿之内子也
此又一顯晦也其事竒矣此不惟自然無價之寶雖
兵燹有不能燼滅者而非子開誠孝有以感神爲能
復獲於久失之餘哉　崇禎著雍執徐抄月後學德
殷宋時烈曰先生六世孫世白得見於舞鳳山中記

之如此先生祠宇在湖南臨陂縣慎齋金文敬公與之腏食云

書成均生員吳公家狀後　己巳二月

明谷吳公當　仁廟反正之初羣賢滿朝繼鄭畸翁為內翰其人地才望可見矣其亭四胤藏溪公以井明仲有志于學受業於畸翁以存養省察為要此畸翁之所聞於文元先生者也滄江趙公嘗曰玉潤金精清修篤學之士其見重於先輩可知矣及公之沒公之胤子祺錫善徵不遠千里來示行狀於溪上請為墓碣顧余方以幽憂病病不遑洪筆然三復其文

而㕘以前昔所聞蓋無溢辭之浮實也世衰道微士
習愈渝爲之太息而識其後庶不孤善徵之意否耶
崇禎屠維大荒落大壯日德殷宋時烈跋

龙菴先生後集卷三十六

銘

安素堂銘

宗姊宋君式爲堂於所居之正處名以安素葢欲安履其素而無慕乎其外也余聞而善之作銘以寄之

貧賤夷狄患難之間有素者存惟人所安彼不安者惟外是顧願而不得下尤上怨秖以取異何益於事況素得名惟質之謂在物粉地德則忠信後乃施采禮亦可謹最是天澤初九之履咎何以无惟其無位

不為物遷獨行其志聖人象告斯其至矣允矣主翁
孰識其貴苟久能安終成白賁凡上斯堂惟斯扁是
視

玉華臺銘

為尹承任作

上黨東偏有玉華臺昔人伊誰此為俳佪允矣西溪
隱居講學其學維何義文之易象數既明奥窔斯臻
領挈裘順極拱星陳惟此為樂以終其身餘風不沫
遺跡在是惟茲尹君丱角趨侍覿德承享一其終始
慨念疇昔聲響難追空有斯臺榛崩級夷爰剔爰整
鉏之薙之爽塏清曠瀰然舊觀等室其徬朝夕臨玩

嘉木蔥蒨流水潺湲俛仰興懷没世不諼

琴銘

桐絲張刺史堂奏象夏禁漢棄聞武城夫子笑虞舜歌鳥獸舞琴乎琴乎猶古爾聲淡欲心平與政通太始形爾音和物皆春八月風宣萬化醇誰其主牛山人

懐德縣監趙侯爾翺去思碑銘

清操氷懸惠政春流方喪至行前史罕儔昔公来麻犀耄歡謳今以柩歸攀號莫留何以寄哀碑于道周

從孫女辛相東妻宋氏親迎時婚書回荅 代伯氏琮

山公庚戌八月作

忝親恩津宋時默啓寧越辛生員尊親家執事議二姓之好方惧寒微之匪當請六禮之文猥蒙直信之辱既旭朝承領私心兢惶伏惟尊親執事京洛名門喬木遺蔭秀才早有令言之聞寔宝樹於謝家年分屬當綏禮之秋有著令於周典秪可摽梅之迨謂寧虞代柯之如何時默長男基學蒡一女才宗凡庸教亦鹵莽早失其恃常增舐犢之悲今有攸敀昌任乘龍之喜昔了湖名宰式掉鞅於　昌朝而白襟先生曾委禽於弊族仰餘徽之未沫齊魯之舊予寧不聞

慶宿好之更修朱陳之義吾何敢廢凡茲猥屑莫究鋪宣

從孫圭錫婚書

合二姓之好將基萬福之源稽六禮之文最重儷皮之制茲有微物敢陳卑辭竊惟 德興大院君房下諸尊位玉葉傳芳銀潢餘派土苴紈綺非復貴公子風流干櫓詩書宗有賢大夫楷範偶因媒妁之紹介猥許兄弟之嗣爲伏惟都正執事再從弟進士君夢二女早承壼爕服勤女事基隆之從叔南平縣監時杰之長孫圭錫粗識小子之學未窺大方之家豈期

謙光之不畀終見采擇之有定小君哲婦庶幾知鮑宣之心韓氏賢妻何嘗違公綽之志雖重量材之娓宗喜連袂之榮茲庸禓卜之辰敢行先人之禮庶士其謂恭俟梅標之期之子于歸佇見桃夭之慶

宋奎烟婚書

鷄林故家仰風采而馳義鹿皮舊典敦直信而紹嘉恭陳鄙辭冀垂鑒念伏惟令女德容方著將期吉士之求某之子某學業未成猥叶匪斧之議雖唐虞世祿之懿莫容攀援然朱陳素風之休庶幾承膺其為欣荷罔盡輸傾

懷德縣客舍重建上樑文

鷄岳西偏甲水東畔山川流峙擅形勝於名區吏民奔趍新棟宇於吉日盖有待也夫豈偶然竊以理有循環享無膠柱聖人因時制作象享著大壯之貞君子承弊變通玩辭知小事之吉館傳必增飾仲郢稱於外篇土木乘飢荒文正見於前史古義斯炳後武攸程伏惟太守閤下湖西勝流昌化名族景湖蘊之規矩稽古而受民閒禮詩於家庭理情而謹節英辯茂實盖已久於聞絃錯節盤根知不難於游刃屬當聖上之初服特軫残民之阻飢分憂九重思盡一已

之職交享數月將期百弊之興惟茲客舘之舊基實
維縣舍之正處幾年破瓦殘礎久耆老之興嘆今日
碎力錦財如杯勺之沃焦然因循而不一劳恐埋沒
而孤衆望爰謀爰度以經以營杞梓供財斧斤呈技
捐其俸禄之入同有半錢之催徵適其奢儉之中只
因一時之增損尼父重用民力雖其大書又特書晦
翁美盡己心有云官事如家事於是體勢端嚴與前
崗而揖讓甍棟魁梧與後鎮而高低 殿牌斯安星
緯争拱使軺攸憩風謡寔觀慶節拜呼見朝宗之敨
向暇時飲射順室家之平康雖顯敞而寡仇匪為燕

游之所而奐輪之俱美可無須禱之辭六兒齊歌雙
虹高舉兒郎偉拋樑東後岳岧嶢聳半空作雨興雲
功利大濳扶邦運共無窮兒郎偉拋樑南寶文山高
横翠嵐但喜平疇禾稼茂誰知雨澤有餘甘兒郎偉
拋樑西平原廹廹極望低箇中賢院絃歌士要識先
生山斗齊兒郎偉拋樑北黌舍青衿鳴佩玉世遠人
亡君莫嘆聖謨洋洋在簡冊兒郎偉拋樑上民俗循
循咸禮讓使君只可戢二松昭代政教垂天象兒郎
偉拋樑下眼前突兀見大廈庇民從此如丘山童羣
歡謳盈四野伏願上樑之從民安物阜訟息刑清望

五雲而祈千齡聖壽等西方之無量教萬民而明三
物謠俗並東周而相追襲黃召杜之賢武聯而軫接
濂洛關閩之學户曉而家喻直為邦家之耿光永作
遐通之瞻望

象賢書院上樑文

西序東膠古有造士之制北墉南牖禮著釋宮之篇
雖山院起於宋朝風猷故在而廈屋徽諸晦父尺度
甚明惟兹報恩褊城雅矣先賢遺迹冲菴大鳴於己
卯盛朝笙簧隱成永矢於丘園明時犇鳳雖雨化之
已遠尚風教之有存即幽深清絶之區寓薰蒿悽愴

之感祠宇輪奐禮義軼於龍門講堂猶庳規制歎於鹿洞爰追三古之法象擬新一方之觀瞻良工獻圖不憂道舍之作賢宰協力寧興澤門之謳廟序唐陳各廳位而體正窟窔漏奧舉徵名而意明從今章甫之來賓欣宮墻之入青衿濟濟春誦夏絃黃卷靡靡朝益暮習水循除山繞舍豈專吮聽之是娛鳶飛天魚躍淵常希譽髦之有見樂哉吾黨幸矣斯文朝保保鄉恂恂毋忘二賢之容貌庭殖殖正噲噲好着千聖之訓謨叨擬小子之斐章敢献兒郎之偉頌抛樑東新曦吐巘霧蒸紅欲識寰區奇絕處尋源直到武

吏中拋樑西斯文喪後有濂溪庭前草綠光風吹潭水無波霽月低拋樑南古壇隨處擁松杉清陰坐想程明道一抹和風雨亦甘拋樑北離岳巖巖者峻極尊嚴氣象似伊川章句拘儒誰會得拋樑上千古聖賢叔影響明誠中子訂頑書口讀心存知所向拋樑下堯夫手段是偏霸百源山中正襟時雪月風花品題乍伏願上樑之後儒教大闡廟貌長新究周公制作之原遂見大匠之一斧勤衛詩切磋之習毋慕俗士之三刀惟鼓篋而有為乃升堂而無愧

紫洞書堂上樑文

詩禮造士追為三古之風献庠塾育才猶為九俗之
文軌雖世道任運而升降抑人謀有關於維持與惟
三山奥區二路中脊此地古多賢士風俗鄭公之鄉
今天章惠仁侯想像文翁之化頃緣國運之中吾忍
見士氣之下趨黌序廢隳蕊漢薪而不禁昌書散逸
以秦煨之殘經章甫惟其永嘆父兄以為大戚適茲
幸會昌惟轉移芝露鳳凰豈徒謡黃龍之循吏琴書
山水廣追效白鹿之遺規乃諗縣庭乃創洞學占一
畆烟霞之静界簇萬状勝槩而中尊雖衆流之東西
方塘之雲影天光問渠那得而群山之環擁離岳之

高標爽氣誰與爭雄寔天作而地藏况龜食而影直爾乃齊民拭目而趍亭寧興澤門之謳多士繹經而敦工不憂道傍之作溪山如待日月幾何正堂偏房擬師生之爰居爰處書樓爨室隨力量而苟合苟完將使材秀咸來民俊皆入效蛾時述不輟乎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如鳥數飛所習者文學游夏德行顏冉樂菁莪之長育仰樸棫之作新立教明倫始知師所以授弟所以受居廣行大終期貧不能移貴不能淫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雖培塿乎嵩岱孔孟後千五百餘歲道可淵源乎程朱培此昌運之化原錫汝聖

主之保極顧非己分外事俱為吾道中人尚斯文之
在茲乎捨此堂又何適矣於是虹樑將舉燕賀爭陳
暫停匠氏之斤聊奏兒郎之什兒郎偉抛樑東春風
氤氳滿眼融若識箇中真意趣分明庭草見濂翁兒
郎偉抛樑西葱嶺妖祲極望迷迴迴孤孤君莫惑闢
洛門墻與天齊兒郎偉抛樑南白日中天山不嵐欲
知千聖傳心法須把誠明問晦菴兒郎偉抛樑北星
漳煌煌高拱極人心端亦要光明日夜操存戒昏塞
兒郎偉抛樑上雲捲清空看垂象雖然高大此心涵
誰知本體元昭曠兒郎偉抛樑下地育萬物無冬夏

重泉陽德沕潛藏休道寒威閉九野伏願上樑之後絃歌不絶禮讓相敦寤寐洙泗之心有江漢秋陽之思涵泳經史之旨見風露夜縈之勤長老無斷斷之憂國家致濟濟之美君子道鳶飛魚躍昔人風山高水長夫豈遠而有餘師矣勝重擧烏獲之任衛道推犀首之鋒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俯就漢唐事業百世在前千世在後只仰希建洛典刑

祝文

鄉社位版移奉文

伏以東洲成先生重峯趙先生神位久屈鄉社公議

未暢昨者多士上章于朝請得移奉於象賢院祠幸蒙允許今將奉遷將以明日躋祔于冲菴大谷兩先生之下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金河西書院移建奉安文

高風峻節撑拄乾坤偉詞健筆輔翼典墳倫綱以賴百世奇芬俎豆之地咸病湫隘今茲改作涓吉妥靈願垂休佑永享粢牲

月峯書院告三先生文

伏以兩先生妥靈於此祠幾年矣州内又有月峯祠以享高峯奇先生自朝家宣賜扁額章甫之議皆以

爲三先生志同道合在　中宣朝其出處之義又與相符當以兩先生合享於月峯以一歸向之誠已以聞於朝家得蒙準許今將奉移祠版謹以酒果敬伸虔告

右訥齋思菴位

伏以訥齋思菴先生與先生時序先後畧相差池而其道學之懿出處之義未嘗有異曾有德山書院以享二先生章甫之議皆謂二先生之別享於彼非惟享力之分携揆以義理亦似不安玆以申聞於朝即蒙指揮將以其日奉移二先生祠版以世序先後訥齋先生居西位思菴先生居次位先生居東位云云

右高峯位

鄉先生神位告文

盖惟麟齋李先生遺迹實在此邦其精忠貞節足以振勵頹俗詢諸士林咸曰宜有醊食之禮兹涓今月十五日丁卯奉其位版享于某先生之右將享前夕敢以虔告且以兩先生位牌舊題有所未當今將改題並告事由

告某祠文

人心不淑累及位版享以上聞仍奉睿旨涓兹吉日仍舊還安官與士民同洪其顏然勿鄙夷永歆濡乾

文忠祠版爲兵燹遺燬故今復其舊謹此虔告

祭其院文

忠信篤敬化行鄉里盖有甘白本旣立矣從師受書
淵源端的所造淺深人雖不識苟亦無實人豈化服
有儼其祠俎豆莘莘昌不敬止有来千春

代人告家廟文

立後聞官載在朱子大全而國典亦然故疑禮問解
必使聞官伏惟祖考及䒬府君尊信問解無異經傳
於此法例必無所違而只以據先世已行之規其於
治命只命出後子堤川府君之䒬二子後望歸後進

士府君其言以為吾支孫為吾適孫何必聞官也云
爾夢念此事終非典要而厥後遭離酷禍籍於丹書
雖欲依禮法聞官無可奈何而諸位神主皆仍舊題
名實乖舛誠不可言今不得已揆諸義問諸人將行
改題禮定以後望書傍註於諸位所遭罔極儀節變
常不勝皇恐隕痛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告祠宇文

祠宇歲久未免壞漏謹鳩財力今將繕補敢請神位
權移別所茲以牲酒用伸虔告

公州熊津壽蘇祭文

維茲操鍊值此陰凝戎醜畢集惟予侯興頓蒙神休耀我威稜風揮日舒士勇馬騰八神司局助我憑凌眞如得焉境肅祲澄壯我國威不騫不崩潛銷敵氛如湯沃冰歲歲報事敢不恭承惟是舊場不便揚鷹今焉捨旃改壇移堋並將其由告以爲徵

再祭竹窓李公文 遷葬時

息津宋時烈謹以酒果奠于先友故竹窓李公之柩嗚呼公遷何去文秀之麓文秀之藏圃隱攸宅公先祖考亦位以族公往從游爰得我直千秋萬歲永永無斁此外餘事寘勿復說我來哭送淚湧辞咽嗚呼

哀哉尚饗

祭朴公士羙文 庚寅二月

維歲次庚寅二月甲申朔二十六日己酉恩津宋時烈謹以菲薄之奠告于密楊朴丈之靈昔我先君寓居此地三十餘年蓋多知己惟公數人其中則最情同膠le義猶兄弟有酒則邀遇興則會怡怡嘻嘻輒忘所趣歲在戊辰先君即世公之痛傷愈久不已有時言及則見其滂惟世之人雲雨其態惟公之心寔有終始余自丱角則隨杖屨故人稚子見愛不替有事有疑以詢以諏不鄙謂余亦托以嗣去歲之春聞

公疾亟亟往省之謂我来矣諄諄之語尚能亹亹奉辭而退倏然而逝幽明即異談笑永閟嗚呼去年一何運氣郭丈分里相繼棄背死而有知其不落莫歡然相得想如平日其或冥然無有知覺莫可究詰秪增痛切歲月婉晚初期已復親賓来會尚哀其哭惟余侍生病委床席奠醑未躬有靦面目神思衰落文亦蕪拙惟公之靈庶幾鑒格

再祭芳三從兄文 遷葬時 庚子十一月

維 崇禎庚子十一月陽復之日從弟時烈聞學生從兄之柩將以明日還厝新宅病不能躬往哭奠謹

遣庶表旁朴千英詣靈座以告曰嗚呼哀哉兄我幾年幽明異路其間人事不勝多故其臧其吉即兄遺澤其否而咎實由我咸靖思及此每深赧渥兄如有知庶鑒我膽嗚呼哀哉世道愈下人偷俗變如兄正直不可復見山平地移倍慕增戀嗚呼哀哉兄及仲氏松栢連陰九原之幽亦慰其心今遽遷移悵黯曷任惟是後人惟吉是謀既得其吉其外何求川原雖阻魂魄流通矧我嫂櫬千里来同同穴之願匪孝曷伸冀安新丘克相後人惟我後死病伏山中未能躬訣悲恨無窮遥奠菲薄有淚沾胷嗚呼哀哉

祭李生 楷文 庚寅臘月

維
崇禎庚寅臘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丁卯恩津宋
時烈將有斬板之行謹遣全城李碩堅聊以菲奠辦
香告于近故李生之靈嗚呼去歲之冬君執冊訪我
於蕭寺之中言契氣合情均骨肉知余心而冊誠相
照信吾說而素志彌篤謂相期於平生共切嗟於道
義孰謂天道之難諶遽長休於丱角之年耶嗚呼昔
於聚散之暫時尚不堪離索之苦況此死生之永隔
其何忍酸噎之情今年諸友鼓篋相聚顧瞻墻席獨
不見君與言永念不覺淚下嗚呼李生竟何為哉竟

何為哉歷覽今日朋儕雖多才良志潔篤意勇邁如
君者蓋尠則使我長慟豈止遊好之情而已嗚呼五
氣叅差有生不齊得氣之精數得其局者理或然矣
又誰尤哉又誰尤哉嗚呼至哀無文至情無言君如
有知尚鑒我誠嗚呼

祭宋生 奎章文 甲午三月

維 崇禎甲午三月辛卯朔二十二日壬子宗人宋
時烈謹以酒肴奠于宋晦貞秀才之靈嗚呼君之儁
才天固生之進於文者亦將可期天胡難恃奪之斯
速稟氣之清其穀必局夭固宜然昌亦無育一丘空

山萬古孤魂人誰無死在君獨寃嗚呼哀哉已丑之
冬我来自西狼狽之蹤衆口百車君猶逐臭来與講
學世事嬗變情義彌篤今焉已矣更覩何日素帶一
月豈稱衷曲我来哭君山花寂寞一杯相訣幽泉共
咽嗚呼哀哉

祭李姪聖錫文 丁酉八月

維 崇禎丁酉八月晦橋山表叔遠遣薄具告于亡
姪李秀才之靈嗚呼哀哉人孰無死孰如汝悲汝人
何好汝命何奇孀慈汝托穉弟汝依捨之而死生者
曷其余生單孑將亦如賴愛視常深慟惜彌至今聞

載轊將返故里病未就哭酒肴遥致汝若有知尚鑒
我意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趙侯爾翻文 庚子十一月

惟靈學殖于家祗飭其身早歲入官屢稱于人追其
來此愈自謹勤逢歲大儉民飢無食公走村閭户哺
人呷流丐家歸均無捐瘠民曰靡公我其溝壑公舘
渠渠昔無今有從昔不啚只有資聚公貽衣食其功
克究民曰靡公此搆寧覿 國哀喻期仍變寢食凡
有民彝誰不歎服况其清苦如氷如蘗雖有巧詆罔
或瑕讁惟兹賑政擬以歲更升鳩斗拾倉庾將盈民

有所恃各守竈陘云胡不淑沈痾遷嬰天不佑善殄促其吟邑人奔號膓摧涕零伊我庸愚猥蒙輸傾松間之舍溪上之亭暇日從容兩忘其形誠意益孚契義彌成今焉已矣徒煎五情有懿先行病未成文敢不終副以永於聞嗚呼哀哉舟溪油油思公流澤其澄徹底想公清節此邦之民沒世可忘一片短石若襄悲羊嗚呼哀哉日月逾邁素車將啓噭噭穉寡邮邮聯棣朔風凄悲頹景幽暮一觴來訣詎寫情素尚

饗

祭從兄文

辛丑十二月

維　崇禎歲次辛丑十二月丙午朔初七日壬子再
從弟時烈聞門外兄之柩溝自舊墓明日將與嫂氏
合葬于沙峴先塋之後爇謹以薄奠告于其前嗚呼
兄去廿年何日不思今茲啓和莫覩容儀雖則冥然
顧矣一言我子兄兒復孫其孫兄其保佑伊我教誨
以無不善兩家相賴兄如有知豈余相遺嗚呼兄嘗
哭吾之先人曰余無學以導諸孤若我今日之戞豈
不有甚於其時乎嗚呼時享喜乖世道愈駁如兄篤
行今不可覩而兄至論誰可與續踽踽斯世形单影
隻而茲蒲柳未秋先衰退之有言悲不幾時而不悲

者無窮期誦斯言之先後矢修身而俟之強死病而
来哭聊奠單而陳辞鳴呼哀哉尚饗

祭從姪基善文　辛丑夏

再從叔𦤎聊以菲薄之奠告汝再從子慶伯之柩鳴
呼衆萬之生誰無終畢耶而汝家禍何若是酷耶抑
吾先祖之靈不克垂其澤耶吾常謂汝徒善而已猶
不足於剛克比同儕兒聞汝居家處事實有人之所
不可及尚假年而長進可保宜家而宜族以此尤痛
惜之不覺長吁而痛哭鳴呼爾兒年幼猶能自力来
卜善地作汝玄宅庶安斯丘千歳無斁鳴呼享哉尚

祭尹修撰晳文 壬寅

恩津宋時烈適聞尹學士子章之柩歸自嶺外歷過前路匍匐出來謹以酒果之奠哭酹于前曰嗟嗟子章何遽至此福善理昭今何難恃余與乃家契誼雖篤人事差互未嘗相握前歲之夏 君命屢辱君每將来仍與輸沃兩情綢繆膓肺無隔及造青蒲君載其筆 上命屛侍君亦趍出有留身者匪我思存余咄語心留者如君庶相交手愚悃畢陳自是增慕喜友良士俄聞遠去不盬王事旋有書来謂遠親側余

謂恩義例相妨奪享竣而歸夫豈緜日其後有聞新命續追始屆蠻鄉已云非宜而閼恩召朝議何其經年瘴霧疾病来侵傍無親屬誰護誰瞻旅䰟終況公館舁三綸音惻愴哀榮兩無嗚呼哀哉彭殤蹔殊卒歸於死縱今遲百年詎冀惟是尊庭疇復可慰九原孝心痛癮無涘我聞君過顛沛来哭酒果在前庶歆旱愊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三嘉 國輔 文

宗人宋時烈謹以菲薄之奠来訣于近故三嘉縣監宋公之柩嗚呼去年秋孟笑送華軺今秋之季哭迎

于郊榮哀之變一瓢手間歸輳才秘幽壙已鎖從今
終古何復悲歡嗚呼人生一世疾如川奔賢愚同盡
壽夭寧論惟公才譜幸蒙　主知褒庸超次榮聞四
馳享書于史光前庇昆况其四男徽猶各言庶幾以
此慰其煩寃我来毎哭笑語莫聞一酌雖奠莫見其
醺永辭靈遙促有淚痕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生益炯文　壬寅九月

維
崇禎歲次壬寅九月辛未朔二十日庚寅息津
宋時烈聞亡友子彬之柩至自外城陪葬于孤雲之
先塋謹遣酒果之奠酹于靈前曰嗚呼生必有死死

必有靈嗟乎子彬歸侍先生從容升降晨夕在傍鬼神守護無有不祥視彼他人野燐同塲既安且樂何恨何傷惟我與子義均具爾相從許久莫見非義豈惟有教惟子之賢我之有過子雖默然我實知畏如鍼劄然青春托契白首無緇今其先我曷任我悲惟里與圭泊其稺旁累纍哀號行路雖滂日後成長事豈無緒惟昔先生上從庭祀人曰胄承布衣從享於事不宜盡有所處凡我門徒既均赧沮惟其追補倘或於里胱我難憑疇其任與靜言思之益增悲係賤疾沉綿奠不躬酹豈不歆我不昧者在嗚呼哀哉尚

饗

祭從子基億文 癸卯二月

叔父與叔母李親具薄奠奠汝從子基億之柩嗚呼汝貌豐完汝性寬柔謂永其年福祉是綏今為奄忽莫知其由退之哭其兄子曰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今汝之亡莫是余故其謂不孝不慈而不得相養以生相守以死者亦余之情抱也抑其謂不悲無窮而悲不幾時者尤是余今日之所自詔也嗚呼哀哉我心之悲汝豈不知我奠之誠汝其歆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生鏈文

癸卯七月

維　崇禎癸卯七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恩津宋時烈使孫殷錫以菲薄之奠告于完山李生之灵嗚呼哀哉爾質醇良爾心善原人既同受神豈有惡胡然今日遽爾夭折上天茫茫理何從詰嗚呼壽命不齊此理之常彭殤同盡爾獨何傷惟是高堂悲念何堪矧爾新昏一死寧甘爾若有知噎豈止三嗚呼爾自卯角來育吾家情誼之深在夷有加前月之初來叩荆扉登臯瞰湖樂而忘歸謂同結屋終歲相依俄告以歸仍不復來走泣悲哭肝蝕腸摧顧瞻諸生小大

皆在誅茅斬木以講前議追思昔言滛淚益駃今遣
孫兒智奠一杯不昧者存庶鑑我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姪女韓氏婦文 癸卯十月

維 崇禎癸卯十月乙未朔二十三日庚子叔父聞
汝韓氏婦姪女之柩歸自漢師將以再明永窆公山
之弓院病不能臨訣使孫殷錫持奠往哭曰汝之和
順宜福是受胡理舛甚早失良偶曾未歲周汝又奄
忽汝既下從汝則何戚惟我仲氏新喪阿億其淚未
乾其膓尚摧今又哭汝何以抑哀我之急難其又可
裁而汝有子兩皆俊邁足世韓氏使汝不餒以此慰

汝汝哀可觧遠送菲具汝其歆此嗚呼哀哉

祭朴夢金生灝文 甲辰春

年月日表兄宋時烈流落西湖遠遣家奴以蔬果之奠告于外弟金哀靜甫之柩嗚呼靜甫胡然至此至性美行神不勞矣斂而歸土何處得来病未躬奠奠浅我哀文莫叙事恨又難裁臨江大哭五情俱摧嗚呼哀哉

祭從姪基恒文 甲辰八月

維 崇禎甲辰八月庚申朔二十五日甲申黃山寓居堂叔遣酒果之具奠汝恒姪之柩嗚呼哀哉汝以

哀死妻以汝死雖在行路莫不酸鼻矧余子視痛何可已且念兄嫂孰慰惸恤二孤未長孰能教育卜言未叶葬遠先墳萬古孤傷孰堪其究我生多舛杜門江瀆病莫汝問喪莫汝奔其存其死始終乖恩今遣酒果奠汝令食汝其知否終天永訣

祭金姪得洛文

年月日表叔恩津宋時烈聞表姪永山金秀才之柩將以明日丙申永窆于先墓之側病不能就訣聊遣薄具而告之曰尊姑後昆初不鮮矣又皆善良宜澤是被如何不淑零落殆盡幸君餘在如燭未爐今又

奄忽理之難信昔君沫血克伸前屈先壠松楸喜含蒼欝雖遺編管賚忻無感龜山墳土半成圮滅君將擧緬以新塋域此志未就誰瞑君目余抱沉病杜門空山含哀遣酹心摧滂潸嗚呼哀哉

祭金生益堉文 乙巳二月

維崇禎乙巳二月戊午朔二十八日乙酉恩津宋時烈聞豆村金君之柩以今日永窆于先兆之傍遣此薄奠而告之曰自聞君訃余病于家今聞入地淚尤横斜匪獨哀君並哀尊公今其臨穴幾惟其胥然亦老矣將復幾時終要必死死則同歸何必永傷以

傷孝心君若有知悲豈勝任一丘龜埜千古玉埋既安且寧稚子是培嗚呼哀哉尚饗

代人祭松江鄭相公文 乙巳三月

維

崇禎乙巳三月丁亥朔十三日己亥故重峯趙文烈公遺孫前叅奉完培灰聞先友松江相公之柩遷自高陽窆于鎮川之境而老病將死未得躬詣奠侑謹以其事泣告于先父祠堂而遣此賤息阿鑄代酹于新墓之前嗚呼小子生年先父捐身及稍有知乃聞於人先父執友莫如公親叔司錐酷辛莫與猷事無相安路有同險金蘭既契始終水淡壬辰酹詞

孔顔誼原寔父之實每泣斯文習静宋公表揭神道

一片貞珉両心相照小子之微至死悲慕今負躬奠

皇愢罔措庶原僭猥監此情素尚饗

祭從子婦尹氏文 乙巳三月

維崇禎乙巳三月丁亥朔十五日辛丑三房叔舅

具此酒饌奠于姪妻坡平尹氏之柩尒之于歸十有

七年其非與儀人莫言焉謂將百年以昌吾家如何

今日而至此耶乃家禍厄與我相仍衆斧孤根欲植

焉能爾有四擧末緫三月冀其終大我名以继爾其

佑成蕃衍千億嗚呼卜余佳城密邇橋宅山高土厚

卜者曰吉尒其永安孝奉如昔嗚呼悲乎我誠尒格

再祭宋上舍文 癸丑

嗚呼公之棄此世奄忽九年于玆矣笑語之容諧謔之言至今如隔晨事有時念及則不覺孤坐發笑而仍爲悲歎也未知彼中亦如此不相忘否嗚呼八九年之間人事變嬗有不忍言者公之大哥不淑於壯歲家仲亡於去秋同春以去冬而棄後生彼中日多而此中日少其在日少之中者其樂否可知也今又公賢閤居然下從昔日佯悔之言又忽追記而愴然矣嗚呼族黨恠事于今層出二哥三哥亦在口語中

使公而猶在則未知費幾許辭說供幾許周旋耶或
庶幾得力否如我碎力不足為軒輊益悼其九原之
難作矣嗚呼平昔訪我欲酒則索飲矣今此一盃其
能盡傾否嗚呼哀哉

祭外孫女尹娘文 己酉三月

崇禎己酉三月甲午朔二十二日乙酉外翁告汝外
孫尹娘之柩嗟嗟翕温我何以為心惟汝之賢使我
悲深汝生踰年乳汝外孃呼爾姨生必之與共彼若
不來終不肯領我甚驚異人稱性仁及其稍大愈益
謹純我之老姊汝家宗婦謂似渠曾王母成氏夫人

我尤心喜稱願日勤汝漸知禮我不諄諄惡言傲儀曾未近身頃我西行謂暫相別因循荏苒奄過數月前月之初歸計已決屈指而俟見汝迎門書札往來以此相云忽聞汝訃驚痛何極亦旣歸止儀形永戢汝母汝弟皆已西歸汝柩獨留寂寞堂帷撫汝哭汝欲見何緣靚靜容顏空在眼邊無人守視汝寧不惕我不忍汝移殯我宅朝夕設食伸我深憐日月有時明將永遷汝宗在彼汝安歸之弟舍我去令我益悲聞汝臨絶呼我屢欷豈汝恨我行不亟歸不以醫藥救汝之死不免水火是誰之致我實負汝何以自寬

他年地下詎期重看自從明日不復饋汝汝於今々
我奠是飫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扶餘奎禎文 己酉四月

宗老宋時烈謹以菲薄之奠来哭于宋君伯興之柩
嗚呼死孰不哀惟君最酷少也貧困長而猶阨逮甲
午歲聯棣上庠筮仕 王朝從茲立揚專城致養親
戚稱孝遷嬰風樹病纏草土服闋佩符白江之滸板
輦奉迎有融其樂庶幾以此慰其悼感誰謂一疾儵
然不起家累蒼黃含襚誰視孤旐翩然獨歸空堂破
幃尾燈極目凄凉莫慈天只莫親於妻俱在西東孤

魂昌栖失兒之痛於是爲甚冥漠有知聲淚寧禁靈辰不留輀車就道沙山之藂將祔先兆孝心旣順精魄不惧而我老子兩世交情慇懃之厚非直宗盟淳質之資孝友之行希高之篤持論之正爱而相磨不逆其聽今焉孰因白首窮命来奠一杯君其知不從此永訣九原千秋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申曼倩文　辛亥四月

維　崇禎歲次辛亥四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恩津宋時烈遣孫疇錫致菲薄之奠于舟村處士申君曼倩之灵嗚呼歲月遷逝祥期迴薄俯仰平昔有淚横

落病孤躬醇替薦洞酌尚冀精灵莞爾来格

祭朴新昌攢先文 庚戌十一月

維 崇禎歲次庚戌十一月甲寅朔十三日丙寅恩津宋時烈謹以菲薄之奠遺孫殷錫告于中表弟故新昌縣監朴君善述之靈曰惟我與君相為母族名雖中表情實骨肉余昔罹亂瑣尾相托君視余毋無異所生我亦憐君終鮮弟兄入則同牀出則連鑣登山臨水消遣羈愁君嘗謂余吾將分宅願兄仍居永無離隔逮余還歸君送而泣後三十年亦有離合悲歡忻戚罔不與同自君釋褐始分西東今歲之春過

余山蕪謂有所患蹔語即别曽未幾何仍成永訣六月初吉往哭柩前素帷空遺語言莫傳撫孤吊嫂有淚双垂最憐孀婦何托何依君如有知寧不深悲令聞入地病不臨穴緘辭洧奠君庶昭格

祭姨弟李生學淵文　辛亥二月

維　崇禎辛亥二月癸未朔十三日乙未姨兄恩津宋時烈聞姨弟李君李靜將以十五日永就窀穸病不就訣謹遣薄具以告于柩前曰嗟嗟吾弟胡至於斯惟君之質厚善仁慈狡獪詐僞絶於言為不為人知神宜聽之神又嗇年更將尤誰去歳之冬来過山

扉要與連枕君以享辭誰謂此別㠯成永隔先德無
彊胡不蒙澤自余孤露渭陽思切相視之情老而愈
密今焉相失懷痛曷極眘奠菲薄君其鑑格嗚呼哀
哉尚饗

祭宋護軍國綱文　壬子五月

同居一井毁譽紛起公以何修有譽無毁人生百年
殃慶交互公以何積慶多殃少壽考康彊子姓盈前
今其已矣誰嗣其賢謹遣菲具眘酹灵筵

祭姪女宋氏文

汝之和順宜福是受胡理舛甚早失良耦曽未歲周

汝又奄忽汝既下從汝則何感仲氏正歲繞哭阿億其淚未乾其腸尚摧今又哭汝何以抑我哀之急難其又可裁而汝有子兩皆俊邁足世韓氏使汝不餒以此慰汝余哀可解遠送菲奠汝其歆此

祭李別坐伯瞻文

嗟嗟伯瞻胡遽至然不獨乃翁腸絕心穿而我忝執慟何涯邊吾生寡合惟影與肩惟於乃家獨荷知憐同憂共喜合病齊痊每至君家童巾街填慣看之故歡迓爭先惟君秀出使我神傳洎其稍長眷意尤纏蓋君清吏亦厚而堅早成進士聲譽俶宣薄游膠庠

行己無瘨退然無躁如水在泉再隸仕籍蓋為養烏
今夏之初余守橋阡聞君驚汗急自京旋雖意使深
不相侵延我心之憂則甚焦煎俄遽承凶嗚呼彼天
要拜尊公天護之前握手相慟淚如奔川歲月晼晚
久未永遷我於仲秋湖江以船入哭孤殯幽谷裕裕
風穿破壁露濕虛邃山哀浦思曷禁流漣今聞即遠
謹遣雞綿侑以斯文哀不能篇嗚呼哀哉尚饗

祭再從孫明錫文 辛酉閏月

崇禎歲次辛酉閏月庚戌朔十六日乙丑叔祖華陽
病夫聞汝明錫之柩將以廿一日庚午八地病不得

就訣略遣薄奠告于柩前曰嗚呼朋也汝去何之豈其所之有樂乎妣妣世雖濁天倫則存偏母呴嚅聯棣湛樂宗族連手嬉怡朝昏捨之如遺誰詰其故昔玆家塾挾書而来視如所生愛均諸抱余棄海上各在西東六年来歸喜其突尒其所長進不獨於文聞其議親日望迎相云胡不淑疾病遽嬰天乎不仁竟先朝露卜葬先塋日月有時病卧窮山不淂臨訣聊寄泂酌有淚如泉尒之純明庶幾鑑格嗚呼哀哉尚
饗

祭外孫尹殷教文

壬戌二月

崇禎壬戌二月十五日外翁遠遣酒肴之奠告汝外孫尹殷敎之靈嗚呼日月不留已及大祥念汝之心若在初亡汝若有知應知我悲我悲如此母妻可知惟今可望只在慶兒汝其不昧終佑成之

祭姨弟金生光老文 癸亥閏六月

崇禎癸亥閏六月辛丑朔十八日戊午姨兄華陽老夫謹遣菲薄之奠告于姨弟金君華叟之柩曰嗚呼與君為兄弟幾年于茲惟君身無疑行口無悖言鄉里稱其謹慎朋友稱其信實惟余既喜從母之鬼不餒又幸得朋之益有慶庶幾相依以終殘年豈料一

朝先我而逝乎眼前親舊日就凋零踽踽斯世誰與
為羣世道交喪殷憂相薄羨君長卧百不聞知惟此
若言君其聽否嗚呼哀哉

祭從孫婦尹氏文 丙寅十月

崇禎丙寅十月十六日橋谷老夫略遣薄奠奠于從
孫婦尹氏之柩嗚呼吾與乃祖契誼深厚白首而未
嘗少渝至於乃翁以文字之故相視尤篤當乙卯士
禍之日扶病送余于驛亭把酒臨風勉以道義䦨携
分袂佇立以泣行未一息遽尒永凶天日照臨胡然
忍此每一念至悲淚盈顋雖其有子有孫可續餘徽

而京鄉隔遠恨不能以時相從幸爾來入吾家為從孫婦庶幾嗣續舊義期於久遠矣云胡不淑遽至於此遺孩而吣想來哽塞惟冀精靈不忘保佑成之永世無殄而已嗚呼悲矣尚饗

祭從姪基久文　戊辰二月

維

崇禎戊辰二月二十九日堂姊華陽老夫聞翕李恒之柩將入地中略送酒果之奠而告之曰嗚呼習靜府君之深仁峻節歷數衰世未有彷彿者也既不羸其躬則宜以壽其後而如翕之貞剛謹慎不忮不求者不克蒙其澤生而困若窮悴無與為比真所

謂鮮民之生者而死後家事零落將無所托之地況
望其児之長永不餧也耶最可愍者吾家以文學相
傳而爾之諸子曰循無教女子無母過時未行前頭
昏嫁疇可與議日夕思惟不勝悲歎嗚呼聞爾之亡
已滿三月而吾衰且病又遭老舐之痛不能撫棺一
慟今聞入地之日已迫而又失於探問苐遣薄具替
酹一酌不昧者存庶歆吾忱嗚呼哀哉

辭

文谷相公李氏女哀辭　辛酉二月

崇禎庚申十二月四日文谷相公喪其女李氏婦哭

之甚哀久而猶甚時公病痰火累月不出不知者皆謂公過哀而致然也公曰非也吾豈爲是而病也識者亦曰公一身繫國家安危苟或爲是而至於病則匪舉情所思也公曰雖然是女也哭之宜慟其質粹而其氣清言必溫而礼必恭以故吟甚妙而行甚成雖求於形史未易得也其生也愛之甚故其亡也哀不能不甚也且也內教之於王道大矣詩首二南有以也哉　仁敬聖妃方著荇葛之儀風教方興是女也首膺其化如使享之以年則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嗚呼上天不仁遽奪哉　聖妃徽

彌纔上而是女也亦一夕奄忽若有運氣相感者今
吾之所以哀之甚者豈但吾私而已既而啓期將屆
公謂余曰是女也曾聞予之將至手額而有所言且
知文字之可貴矣盍爲一言以慰其新魂乎余曰余
亦嘗哭吾女矣然吾女則其三子一女攀柩而殯之
扶柳而葬之祥禫而長其恩愛今者迭來見余余以
其聲容想像曰汝母不死矣其視李氏婦則多矣然
而淚未嘗不滋睫吾以是知文谷之盖不能自克也
然氣清者數促亦理之常也李氏婦其程孝女之流
乎伊川哀其死而稱之曰風格蕭洒趣向高潔發言

慮事遠出人意未嘗教之書而自通文義是雖女子
亦天地中一異人也然而孝女以賢之故而終不得
嫁而今李氏婦行而為适齋相公之冢嫡亦不為抱
羞以沒世則其於孝女乎不亦有間乎吾以是奉慰
其父文谷相公云其辭曰
古者仁義之行于世兮可使父不哭子仁義方行于
聖世兮胡文谷之罹此不才而亦各言兮而况今之
絶類離倫嗟脩短之不齊兮亦常壹之相因去天倫
兮向族位山花紅兮原草離離鶺鴒啼夜兮燕棠氣
䰟歸兮體魄何之惟令名之長存兮彼無善而老死

者知者伊誰諒孝心不異於生死顒爺懷方叔悲

慰李文叔楷病懷辞

昨者見君病記何其辞意之甚傷耶一篇始終皆所以鳴其不平者也其中有曰悲哉痛哉哀哉自憐之說是必悲痛哀憐之懷欝於病中之心中而發於外書之筆如是累累者也見君呻吟之久顏色之苦而又見此記則在他人猶可咨嗟閔然而或至於傷懷者也况吾至於君其何能無悵泣者乎蓋念君之遘此疾何時也春三月也此疾尚今不瘳今為何時也秋八月也凡人之有一日採薪之憂尚以為呻痛悶

苦況君之疾累月辛苦之狀有不可盡言者乎宜其記中自不能無悲痛哀憐之語也而有疾必死之言則過矣夫人生斯世孰能無疾無疾者千萬中一人也如曰有疾必死則人之類滅久矣天下有幾人生哉如君之病我亦過矣我之得疾時君尚在乳必不記憶矣我請言之越在甲寅我年八歲是年得重癥至數三年而沉痼右肩上左肩下左膏高右膏低積年呻痛頭髮盡赤形骸之存幾何哉人人見之者皆以不祥稱之曰此兒今日不死則明日必死而父母哀之晝夜抱泣撫我而言曰汝何不孝之甚耶今將

失汝五內如焚他日幽明何以思汝云而吾命尚堅
不死此時浸浸蘇歇竟底平復至今留在人間今君
之癃勢不及吾之癃勢沉綿不如吾之沉綿况我在
稚弱之時君在方長之年且天之所以生汝者蓋欲
有用於斯世而君之壽相氣魄百倍於我者乎顧無
以此疾爲憂而惟善調攝非久當至快蘇之域矣復
爲之歌曰鴻鵠之傷翼兮落於平地何日奮翼兮揚
於勝地冷泉兮龍淵是其游地山羊壁東青鶴窟南
丹楓兮暎光白雲兮層陰不亦樂乎且殷良朋清風
明月將與翺翔

碑

仁興君神道碑

朗善公子俁為其皇考靖考公謁文以著其德行有諡狀有幽誌有碣有碑既而又深長以思曰杜元凱有陸海二碑許文正墓門其碑不止二三夫杜為自已功名許門為頌其師今余為吾父事實碑豈厭多哉乃新葬其妣宋氏衰絰屢杖抵余于華陽山谷中泣請銘文余是蓬茅賤士也皇恐辭謝其辭至於禮辭固辭終辭而猶不已則公子又使其妹壻李君秀文為介李君感公子之至誠既去而復来者三曰比

亦對楊盛朝之一端子盍圖之余乃曰公子之意則
至矣余獨何心終如木石之頑哉遂據其狀而為之
序曰公諱瑛字可韞我　宣祖大王第十二子也母
靜嬪閔氏府使士俊女　成宗大王外玄孫也公生
而秀異　宣祖愛之甚輒使人瞷其孩笑作止其年
五歲　宣祖禮陟公卽苫凶號哭與諸王子同喪盡
例封仁興君詣闕謝　恩進止中儀觀者稱為光海
主猜忌諸公子不為置師傅公稍長請伯兄受小學
書至大學則探賾義理若蒭豢焉既年二十而主不
為擇配　仁祖反正始遴礪城尉宋公寅曾孫僉正

熙業女為夫人翌年甲子李适舉兵叛　上南幸公
蹕辭閔嬪扈從以行既渡江而疾暴發從者皆曰盍
就母嬪所待差歇以往則蔑不及矣公曰豈可使母
嬪有何歸之責乎遂力疾以行上謁於果川　上嘉
之慰問甚至行朝諸公皆為公喜丙寅母嬪卒先是
伯氏珙責流海上公以母嬪憂思積疾上疏曰母病
已革命已迫矣兄珙雖負大罪既寬赦在謫乞令乍
歸使母子相見　上憐之俾如章且遣中使置郵以
行至則已不及矣嘗疾革時公夜不解帶躬汲水以
煎藥斫指進血沐浴露禱既葬有師命　命奪情從

亂亂已反喪服終三年啜粥不菜果沒喪　上特召
慰諭之命所司追　賜居喪時未受祿米如常數而
復　賜廐馬以奬前勞伯氏珙羅有司法無及公既
終期月喪哭之三年不已　仁穆大妃薨公居癠以
情不以勉　上勉以董桂公泣辭以自遂丙子　上
幸南漢城及城圍急公自靖于心曰主辱臣死寧欲
自燒殺虜以砲丸亂射死者相繼公凝然不動曰死
於此足矣媾約成或言　駕幸虜營事有難測公泣
請從行任事者不許曰從行有數而已足　上特
減其一而以公自從自是　上益賢公待之加厚有

諸司提調缺必　命公兼管爲廚院時歲適儉公奏
發尚食金三千以補賑需　上嘗稱之曰恪謹公明
施措無缺前後國婚必使之爲主爲觀者咸稱其得
禮己丑喪　仁祖如　仁穆而有加爲朝廷遣使燕
山時虜中已有煩言無不憚行諸大臣曰某王子可
行　孝廟召問之公曰事不辭難臣職也　上始以
尊屬不欲聽大臣言及見公顏色甚喜之時霜雪交
積　特賜貂裘豹帳太醫中使隨往前後奉使者例
以燕人需索無厭必於度支請益而行公不復請只
以私橐為資用舌人馨長為虜腹心挾其勢橫恣無

狀大行人以下亦受其頤指公一繩之以法謷長恚怒故作釁以梗使事公留燕五十餘日猶不許竣事虜又鉤詰副使李公時昉以為諱國陰事事將不測公上念 宗國下憂士類晝夜憤歎幾成狂疾及還上甚加慰寵辛卯病風眩 上憂之醫藥交道上疏乞解別職不許其仲冬廿五日詣先嬪廟薦歲事修掃內外堂陛若將永辭者然自歷見姊妹疾遂作甫還第而卒春秋四十八疾革 上亟遣太醫繼及門而以訃聞 上大驚悼教近臣曰仁興君卒逝悲痛之懷無以為諭特賜御衣宮錦棺材遣中使治喪都

承旨行吊 上悲悼不能已不視朝三日為停 世
子嘉禮不進常膳者又七日其凡事又加常禮又月
廩其夫人 命有司無絕也明年正月禮葬于永平
縣梁文驛負艮之原自閨嬪以禮律身而教公循蹈
規矩公性且孝敬 宣廟言行辭容無不心存耳記
凡文詞筆跡盡心収拾無所遺失爲與伯氏同爨而
居以忠養閨嬪者二十年矣外王母孟夫人年甚高
公推閨嬪意事之一如閨嬪凡遇諱日悲痛如袒括
時曰君子有終身之喪亦以素服白帶攀號哭墓雖
俗節朔望小祭祀必齊宿行事伯兄遷謫時節衣飲

食極力營辦陸續輸致與人必恭治家以嚴若其竒
玩輿馬聲色戈獵之具一切不經於心目嗜好文學
敬重經術斥遠左道斷絕外交雖游戲翰墨而亦恐
外人之知世家有園林丘壑之勝作亭其間名以醉
隱冲澹蕭散脩然有物外趣每鼓琴亦以古調自適
其意其事　上之禮不以尊屬自居每受　御札必
下庭拜跪稽首如在　上前使人問疾必加朝服北
向以謝蓋其超然事物之外者有若遺棄人世而其
謹於禮篤於行者雖賢士大夫有所不及焉嘗於亭
畔石井刻　崇禎丙子四字其後慨然作詩曰却愛

井邊池上石至今猶帶大明年此則又麟經大義所係雖與俗人言也盖我　列聖深仁厚澤能致麟趾之瑞而若公之承膺不墜者亦豈非由己而然哉嗚呼使世之　王子公孫皆如公之仁厚謹慎則豈有破敗之至哉二子長即朗善累以賞階今為顯祿大夫秩視上公次朗原君偘亦秩嘉德階二女適趙泰開李秀文側出女僉知尹敏聖妻也朗原男全坪君漷為朗善後寔奉公祀次全城君濬次全溪都正溥次全山副正深其二未名曰星坪都正濯朗善側出子也內外揔若干孫曾記昔丙子之冬余歸翁李金

吾德泗沒於公隣舍孫寡貧窮公甚致愍恤曰不忍
不相助而亦恐有謝禮也其仁厚謹慎此亦可見觀
鳳一羽知五章之文彩者豈不信然矣乎銘曰
宣廟盛德逢將華祝盖多男子繩繩振振洵美且仁
公旁十二其在呱呱　聖眷己紆曰惟善視五歲
天崩衰豈可勝猶哭于次嗣君猜疑棄之如遺師傅
不置能自知學學于家塾己能為己孝親旁長愛人
敬上皆我所事　聖主改玉親親是篤六禮始議從
難于南指舡是甘夷險罔貳江都漢城益竭其誠一
心如水王曰叔父乃德予慕倍此親懿公雖撝謙

天眷罙深盍掌院寺公惡其盈居寵若驚愈自畏忌
中值家難泣訴危恳皇覽余揆竟致磬甸能處其變
卒用無訛　孝廟初服奉命于北不辱畢使屬籍愈
尊禮遇彌敦先華孰比罔時怨恫善始令終全歸于
地悲動　宸極士夫嗟惜哀榮備至烝烝後嗣刻文
泉隧用告無止